

《长安三万里》：
壮哉盛唐一阙歌

■文黄治

在世界动画电影的苍莽群山中，中国动画学派是一座壁立千仞的奇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动画电影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近日，动画电影迎来了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长安三万里》。该片气象宏阔、气质刚健、气韵悠然，将先进数字电影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妙结合，让观众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该片取材自中国唐代历史，通过家喻户晓的大唐诗人们的传奇故事，展现中国历史的雄浑气魄。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历史文化人物在同一部电影中登场：李白肆意洒脱，高适跃马纵横，还有杜甫、王维、“唐代乐圣”李龟年、“草圣”张旭，大唐名将郭子仪、哥舒翰，李白的至交好友丹丘生等围绕在侧，勾勒出一幅群星璀璨的大唐众生图。

作品以高适的视角展开叙事讲述。木讷、刚直，人生经历坎坷却从未动摇入世志向的儒生高适，与机敏不羁、天真烂漫，在儒道之间徘徊的“谪仙人”李白天赋与性格互补，人生经历互相嵌入，且惺惺相惜，互相扶持。在他们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中，观众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人生、命运等话题产生思考。

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的发展历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同两段不同声部的旋律，奏响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互动、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复调旋律。影片开篇，年轻的李白向着天地高呼“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结尾，亲身见证了长安城的繁华、劫难与重生的暮年高适充满信心地说出：“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两句话道尽影片贯穿始终的精神实质：对于家国情怀的赞颂、爱国主义的高扬、中华文化的坚守。

在塑造立体丰满的诗人形象基础上，电影主创还在剧情中有机关融合了48首唐诗。作品以“唐风、壮美、诗意、考究”为关键词，通过细致入微的考据工作和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将最先进的数字电影技术融汇于国画造景写意的水墨与色彩中，把这些唐诗名篇转化为前所未见的颜色盛宴、视觉特效和镜头语言，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比如，李白与众好友痛饮于黄河岸边、吟诵《将进酒》，是全片的华彩段落。这3分多钟的蒙太奇制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祥云的线条和色彩来自古代壁画。创作者运用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其立体化，再深入修饰形成细腻层次，并通过计算、模拟产生真实的气体旋转、流动效果，从而将奇妙的幻想构建为真实可感的景观。

一直以来，动画电影领域存在一种固有观念，即这种类型具备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自由，长于呈现虚幻、奇特、夸张的幻想世界，而在描写现实、呈现历史方面却不如真人电影。而《长安三万里》的题材选取和故事写作突破了这种局限，让大家看到，动画电影不仅可以指向未来、神话、玄幻、科幻或现实，更可以指向真实、硬核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化。这种创新意味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考据历史、构思情节、创造人物、打磨剧本，以保证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小到歌姬头上一枚发簪的呈现都要符合历史真实。可喜的是，《长安三万里》历经4年磨砺，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历史想象空间，讲述了一段真挚感人的历史人物故事。从这个角度看，《长安三万里》拓宽了动画电影的边界。其成功有力地证明：动画电影不仅是轻巧的、灵动的、幻想的，也能是厚重的、博大的、历史的；它不仅可以是魔法师指尖跳跃飞舞的魔法棒，更可以是猛将掌中笑傲千军的斩马刀、史官手里写就汗青的如椽笔。动画电影潜力无限，中国电影使命光荣。

（作者单位：国家电影局，转载自《光明日报》）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这些年中国故事、东方美学，以中国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一直是业内讨论并探索的重要议题。中国故事、东方美学各为表里，近年来有不少拓新之笔，在我看来，最难的是以中国的方式讲故事。电影作为舶来品，从诞生之日起，从根本上就承袭了基于西方戏剧的叙事方式。已经成为电影剧作通识的一些概念如：动机、节拍、三幕式、三一律都是直接取自西方戏剧理论。

在叙事的中国化方面，中国影人其实也都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与摸索，犹记“电影新力量”论坛上，宁浩导演嘴里絮絮叨叨“结绳记事”与“文字记事”的区别，我不知道他思考的终点是什么，但我知道其缘起便是如何推倒我们过于熟悉甚至陷入其窠臼都觉察不出的叙事方式。在同一个会上，我还听到了《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导演徐磊从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切入谈乡野社会、田园梦想之于国民生活及叙事的深远影响，对于农耕文化深入基因的国人来说，乡野视角之于中国故事的意义还亟待发掘。

几年后，我终于在电影院在大银幕上看到对于中国式叙事的一次大胆探索的实践，心头的雀跃难以言表。这是一次恢宏的探险，是一次完全意义上中国电影美学的践行，从故事题材到视听呈现，重要的是造叙事的方式，都是中国的。当然更令人欣喜的是，它得到了中国观众热烈的反应，如一句评论所说：中国文化基因被集体唤醒。

然而作为一个电影研究者，我必须按捺住个人对这部影片的钟爱，重点关注一些观众的负面评价，尤其是较为集中的差评。观众的不喜欢可以很感性，而电影研究者则需要从感性的片言只语中追索深层的成因，理性地扬弃后再沉淀为后续创作建设性的意见。

不是每一分钟都重要

观众的集中意见首先是“长”，“流水账”。

国产动画电影最长片长，168分钟。长，是肯定的。但观众所说的“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之所以觉得长，是因为觉得有些段落戏剧浓度

（上接第7版）

悲剧的力量令人震撼

韩志君（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导演、编剧）：

这部电影拍的就是一个字“情”。编剧和导演深谙此道，紧紧抓住了这个核心。多尔衮和庄妃之间的深情令我感动。悲剧是什么？就是要把人世间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种悲剧性也是这部电影有价值的地方。多尔衮作为叱咤沙场的英雄，面对爱情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世俗的力量、传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影片结尾那个苍凉的背景和落泪，令我非常震撼。

本片的镜头语言也更加成熟、自如，从影像造型、场面调度、镜头使用来看，都超过了前三部。希望戏曲电影有更丰富的发行渠道，想办法把观众吸引进电影院。

突出戏曲电影文化推广的属性

侯光明（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教授）：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戏曲电影。周恩来总理带着这部电影参加日内瓦会议，介绍其是一部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从此以后，周总理有了一句名言，“电影是胶片盒里的大使”。近几年，随着我们建立起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工程，戏曲逐渐进入电影事业，并且做得越来越好。将戏曲电影送进校园，通过戏曲电影让年轻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也是在体现其文化推广的意义。

戏曲电影是以戏曲艺术为核心，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电影的艺术烘托，而不是另外拍一个电影。戏曲电影一定

《长安三万里》：
中国式叙事的一次大胆探索

■文/周舟

不够，在别的电影里可以删去的过场戏，《长安三万里》却并不做取舍娓娓道来，是为“流水账”。

《长安三万里》有这样的“废戏”或者“过场戏”吗？有。

公雪夜来营，气势汹汹问责高适和李白的恩怨，然后高适开始回答公公的问题，从头讲述故事。真的是从头，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

一般在剪辑室里，都会把童年这段剪辑掉，直接进入与李白的初遇。

所以我说《长安三万里》勇敢，它大胆地挑战了现在观众熟悉的也是编剧们都习惯的一条剧作原则：故事从矛盾直接进。它延续着一个古早的东方故事的讲法：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小孩，他就是我，我出生在……

观众着急了。

它却说：莫急，人生且等闲。

《长安三万里》最有趣的是，里面的每个人都心怀大志，怕等闲了少年头，但其实，全片它重点呈现的却都是这些等闲的时光。李白把酒、高适磨枪、裴十二拈花照水、张旭狂醉酩酊，文人骚客各样等闲的姿态尽收眼底，鲜花着锦的盛唐、风声鹤唳的安史之乱这些史书上大书特书的紧要事，反而都隐没到背景里，成了等闲的衬底。像一袭穿反了的华美锦袍。

从叙事的呈现选择原则来看，它既不是好莱坞式的只捡精彩跌宕的来说，也不是欧洲艺术电影式的怎么反高潮怎么来，它像一卷《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它的舒朗画卷，大人物、小人物，精彩的、平淡的，不裁不剪，宽幅漫选地尽收卷中。有细致工笔，也有大片留白，精彩不会自己跳到你的眼里来，你需要眯着眼睛耐心等待、寻找、发现。

慢吗？可能。但这慢慢渐生出逸趣、诗意。

我常常觉得现在的好莱坞电影和其他所有按照好莱坞模式拍摄的世界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欠缺诗意，太可丁可卯，太效益至上，而电影里的诗意就来自于那散逸的、模糊的、没有确定意义的、不直接服务于戏剧主题的、似乎抛费了的时光。

人生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生都主动

观众的意见之二集中在对高适这个人物的不满，毕竟比起李白，他能说的事太少。

高适的精彩从五十岁开始。如果好莱坞来拍高适，故事最早应该从高适四十九岁开始讲起。《长安三万里》从他四岁开始。

五十岁之前，高适真的乏善可陈。资质平庸、性格也不突出，连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没有，看起来真是一个无趣的人。选高适做主角，这无疑是对我们熟悉的好莱坞又一条剧作原则：“选择主动性高的人物作为故事主角”的挑战。

影片的前半部分都是从高适的角度看李白、王维、杜甫、李龟年、裴大将军等声名赫赫的名流高士。这是好莱坞式电影中鲜少能见到的一个完全被动的局限在一个弱势人物视角的讲述方式。

地球人都知道，好莱坞的剧作崇尚英雄，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学著作《英雄之旅》几乎已经成为好莱坞剧作的标准模板，在好莱坞剧作书里，他们直接管主人公叫“英雄”。

诚然，在这种英雄史观指导下创造过许多荡气回肠的经典故事，但到了今天，也确乎僵化到了一定程度，比起投射英雄，观众可能心理投射一个普通人更容易。这是一个讲述普通人故事的时代，所以，《长安三万里》的主人公选择其实很现代也很聪明。

选择高适为主人公，以他的视点看盛唐众人，不是以一个内聚的主角视角来讲述故事，而是主角将视线投向何人，就讲述何人的故事，当高适与李白会面便讲述李白的故事，而当高适投军到哥舒翰门下，便讲述哥舒翰的故事，这种松散的片段的与好莱坞凝聚成塔式完全不同的讲述方式，让《长安三万里》这幅画卷更具中国国画的散点透视特色。

高适仰望的视角里，其实暗合着一个庸常的价值观。庸常，现代人避之不及的一个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个好词。如果说，《长安三万里》取材上的不剪枝蔓是抚慰了现代人对于无聊

的恐惧，那么庸常迷茫的态度则是宽解了现代人对于成功学的病态执迷。无聊与平庸并不是人生的敌人，跟成功与华彩一样，只是高低起落的人生的一段组成，何须惧之逃之，莫如安然处之。

不是所有规则都需要遵守

《长安三万里》对好莱坞剧作理论的挑战之三是：它有大量的平铺重叙的段落。

好莱坞的剧作沿袭西方戏剧的传统，追求的是一个塔式结构，有些书里说是漏斗结构，从建置到发展再到高潮、解决，每个环节堆叠在前一个环节上，最终形成高潮的顶峰。塔里的重复都是一个螺旋渐起的设计。

而《长安三万里》更像中国的院落，平铺而展，其中的重复是阳关三叠、梅花三弄的意趣，追求的并不是以黑格尔正反合哲学为基础的螺旋上升，而是一种反复吟唱中的变调。比如高适多次返回梁园，比如高适多次接到李白召唤，其结构意义不是重复以渐起，而更接近于平铺中的回环往复。

当然，在当下的创作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好莱坞剧作理论的影响。《长安三万里》中你也能看到许多流行的好莱坞剧作手法，与结构性最突出的悬疑类型混搭，危机前置然后引入一个整体性的倒叙，埋伏伏笔误导观众最后彻底反转，都是当下最兴起的剧作方法，《长安三万里》也都照单全收。

我们说探索、开拓中国叙事方式，也不是要跟好莱坞剧作方法背道而驰，而是有所取舍，有所扬弃，尤其是现在好莱坞电影创作理论与实践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僵化，我们更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创作界曾经的“金科玉律”。

好莱坞剧作模式固然强大，但它终究只是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的一种，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一种。文无定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条剧作规则其实都是某位前人的大胆创举，在得到当时观众的认可之后，被记录并沉淀为后人的参照，是财富，而不是包袱。检查剧作的唯一试金石不是任何一本剧作理论或老师，而是观众。

要聚焦舞台艺术，舞台艺术本身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这部电影里面的镜头用得特别好，比如多尔衮感叹妻子不是意中人的时候，镜头一扫就跃上鹊桥，自然流畅地呈现出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这就是电影艺术和戏曲艺术完美融合的呈现。

在传承与总结中展现了多层次的美

秦振贵（中宣部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

这部电影比以往电影艺术和技巧都要运用得更加成熟，总结下来就是一个“美”。首先是融合之美。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实现了一加一完全大于二的效果。其次是唱腔之美。戏曲很重要的一个叙事手段就是唱腔，就算不太听得懂，看的过程中也是享受。其三是爱情之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影片中睿王与庄妃的爱情虽然是虚构的，但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特点，表现了大爱战胜了小爱，这是值得讴歌的。其四是传承之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上讲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自于自信。以电影手法展现粤剧艺术，就是在传承和总结。

创造性弘扬中华戏曲文化

孙崇磊（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这部电影的戏曲元素和电影元素有机结合，电影美学和戏曲美学的深度有机融合做得不错，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赋予了审美的时代精神。

其次，叙事比较巧妙，人物刻画很生动，表演很到位，台词也很精彩，展示

中国古代理超的政治智慧以及民族化解矛盾冲突的格局。通过这部电影也拓宽了粤剧电影的发展空间，扩大粤剧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就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弘扬了中华戏曲文化。

一部年轻人也会喜欢的戏曲电影

宋智勤（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常务副主任）：

原本以为粤剧会看着费劲，但这部电影剧情推动得特别好，既有悬念，感情也很浓烈，主线也很聚焦，把情感的矛盾、冲突、爱情和亲情表达得特别好。男主角虽然位高权重，但特别重情，而女主角的阴柔展现得也特别感人，能够引起观众的共情。我感觉不仅拍得好，矛盾和冲突设计的也好。而且，两位主演虽然已不年轻，但唱腔、身板都特别好，给人深刻印象。年轻人或许也会好奇，学习传统戏曲文化是不是会提升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用电影表现戏曲，确实有利于把戏曲更好地发扬光大，能够更好地传承、保护、创新，进一步弘扬戏剧戏曲艺术，展现传统文化之美。两种艺术的结合正是习总书记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只有把戏曲电影拍好，才对得起可爱的戏曲演员们

龚应恬（著名剧作家、电影导演、教授）：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写得有情有义有爱，而且不只是在讲爱情，归根结底是在讲大局观。大局观让整部影片有了历史的分量、有了社会的价值。电影故事的讲述不是历

史，当然还超越了历史。它讲了情感，讲了大局，讲了取舍，讲了政治和人性关系，从整体呈现而言都让人觉得比较踏实。

戏曲电影是通过电影的手段把戏曲演员最好的表演精华充分呈现出来。在这里，电影是为戏曲服务的。不要以为戏曲片只是把舞台表演记录下来，其中的每个动作、每段唱腔、每个器乐应用，以及戏曲味道的把握，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睿王与庄妃》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电影。无论是影片整体的色彩基调，还是场景的转换，亦或是音乐，都只有既懂电影又懂戏曲的人才能做出来。而且电影中的戏曲演员们太好了。他们真的不求太多的回报，就是希望自己的艺术造诣、心血和童子功能被更好地记录下来，或者再提升。只有把戏曲电影拍好，才对得起这么可爱的演员。希望这样的戏曲电影能够越来越多地被拍出来。

这是一部引发我思考的电影

张弛（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部电影引发了我去更深入地思考戏曲电影到底是戏曲还是电影。这里有太多的学问，很多东西都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包括一个戏曲演员几十年的功底，童子功，到底是要表现这个演员还是表现我们的故事？这里真的是学问很大。

看这部电影，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原本以为戏曲片节奏很慢，但这次在观影的两个小时里，我完全被吸引住了。这部电影是舞台魅力和电影魅力的完美结合，让我对戏曲片有了新的认识。